

爱情疗伤

AIBUQIBIEAI

方紫蜜

作品

女性情感

人们总给「爱」添

加各种含义，其实这

个字的解释很简单，

就是——有个人，直

到最后也没走……

UNAFFORDABLE◎三生三世错NOLO
THE WHOLE LIFE

愛不起，別愛。
OUR LOVE

方紫鸢
FANGZILUAN
作品



UNAFFORD
THE WHO

NO LOVE

愛不起，別愛。
OUR LOV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不起, 别爱 / 方紫鸾著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3. 6
ISBN 978-7-5534-1785-1

I. ①爱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2298 号

爱不起, 别爱

作 者 方紫鸾

责任编辑 周海莉 武 晶

特约编辑 杨晓晖 任落落

装帧设计 张金花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6.5

字 数 258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 号

邮 编 100052
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
发行部: 010-584800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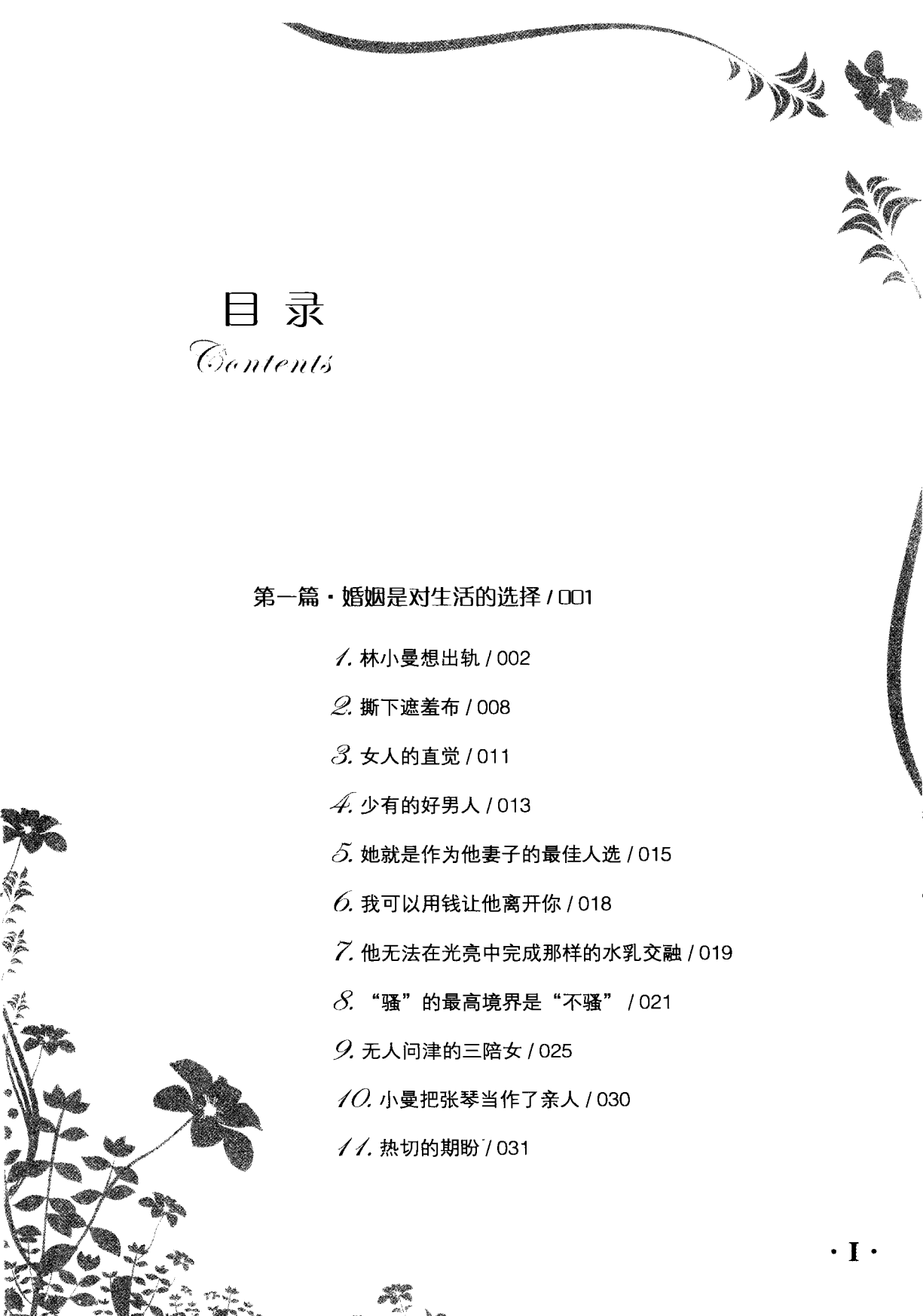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/>

印 刷 北京市画中画印制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1785-1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: 010-560206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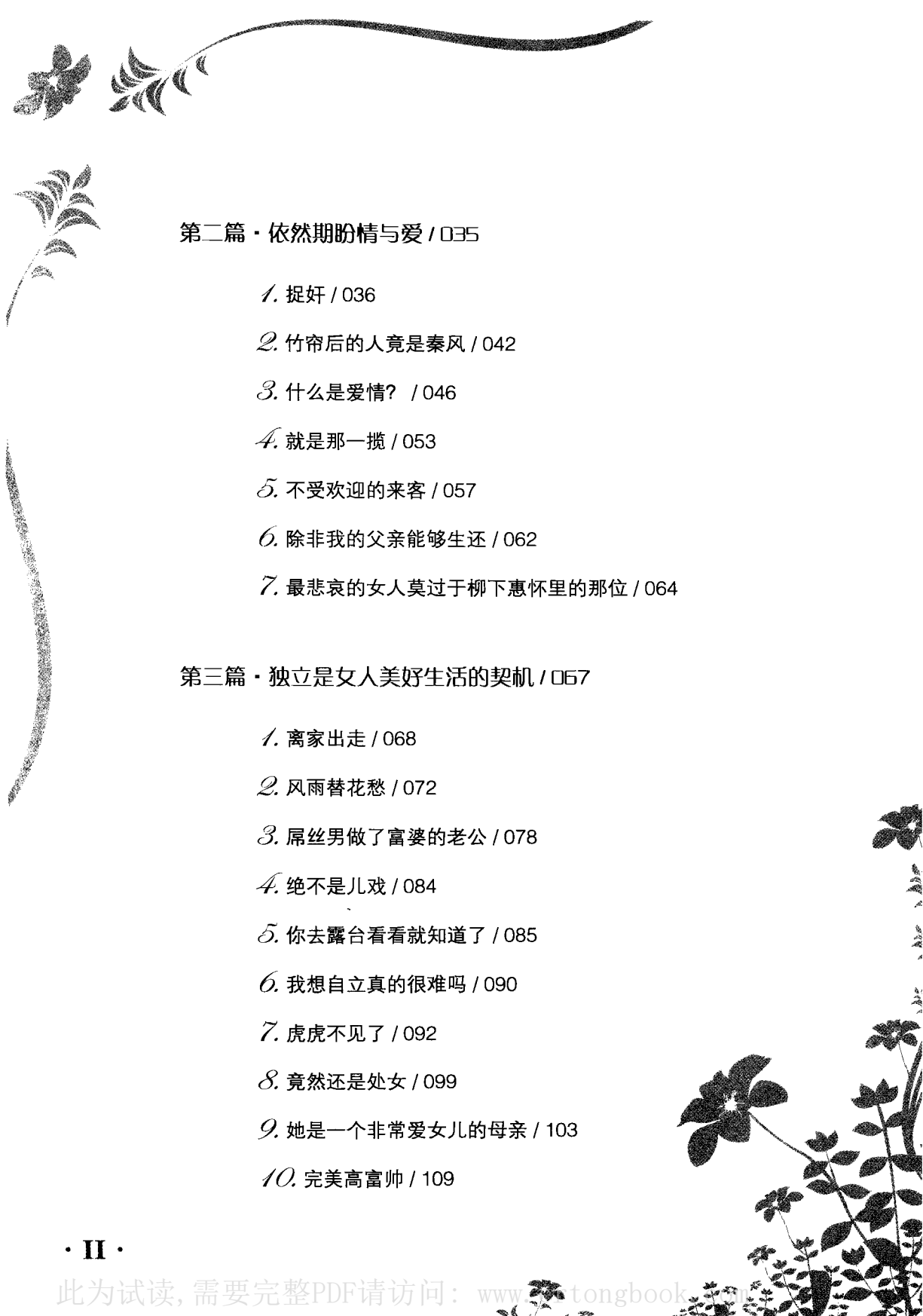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篇·婚姻是对生活的选择 / 001

1. 林小曼想出轨 / 002
2. 撕下遮羞布 / 008
3. 女人的直觉 / 011
4. 少有的好男人 / 013
5. 她就是作为他妻子的最佳人选 / 015
6. 我可以用钱让他离开你 / 018
7. 他无法在光亮中完成那样的水乳交融 / 019
8. “骚”的最高境界是“不骚” / 021
9. 无人问津的三陪女 / 025
10. 小曼把张琴当作了亲人 / 030
11. 热切的期盼 / 0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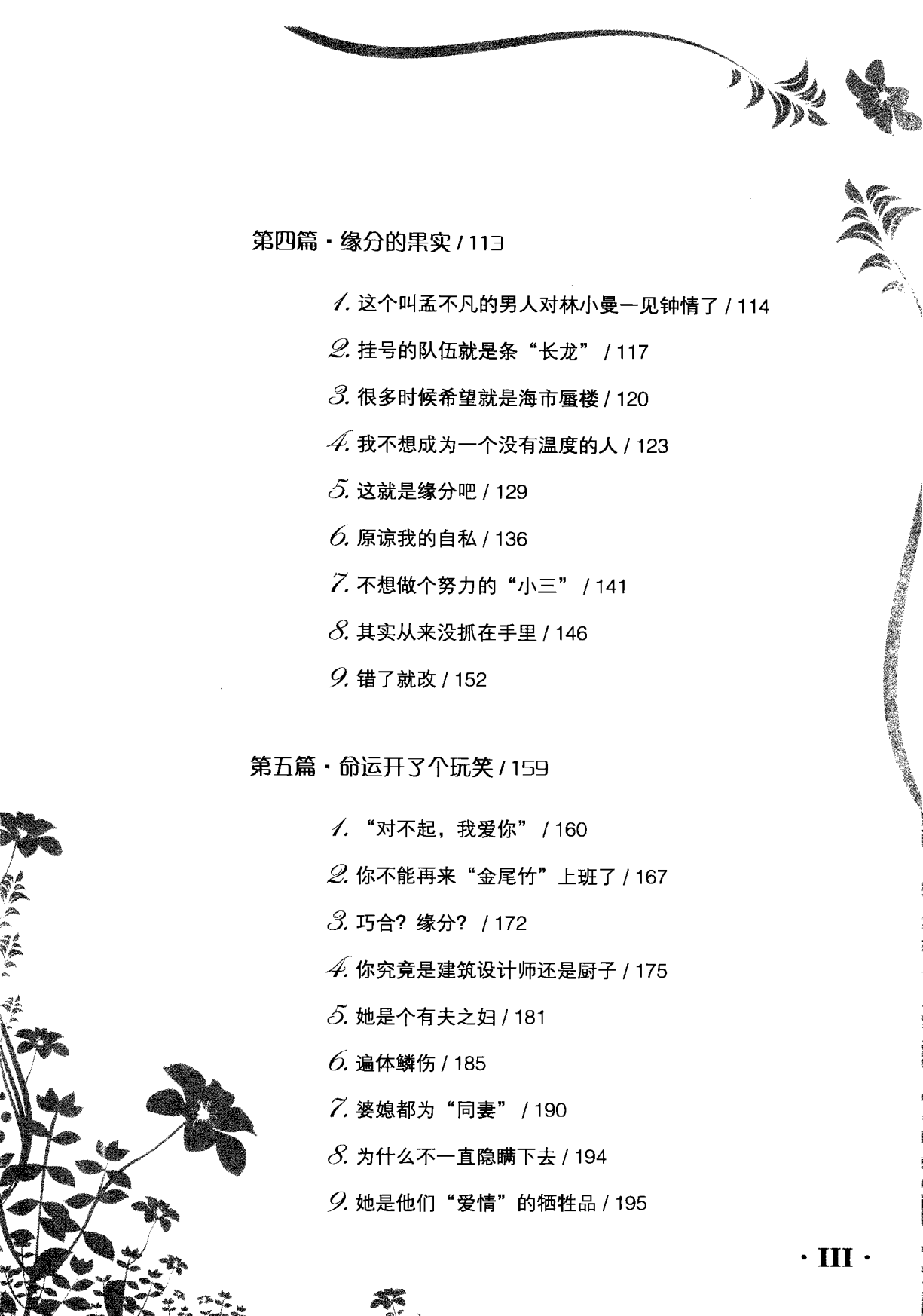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篇 · 依然期盼情与爱 / 035

1. 捉奸 / 036
2. 竹帘后的人竟是秦风 / 042
3. 什么是爱情? / 046
4. 就是那一揽 / 053
5. 不受欢迎的来客 / 057
6. 除非我的父亲能够生还 / 062
7. 最悲哀的女人莫过于柳下惠怀里的那位 / 064

第三篇 · 独立是女人美好生活的契机 / 067

1. 离家出走 / 068
2. 风雨替花愁 / 072
3. 屌丝男做了富婆的老公 / 078
4. 绝不是儿戏 / 084
5. 你去露台看看就知道了 / 085
6. 我想自立真的很难吗 / 090
7. 虎虎不见了 / 092
8. 竟然还是处女 / 099
9. 她是一个非常爱女儿的母亲 / 103
10. 完美高富帅 / 109



第四篇·缘分的果实 / 113

1. 这个叫孟不凡的男人对林小曼一见钟情了 / 114
2. 挂号的队伍就是条“长龙” / 117
3. 很多时候希望就是海市蜃楼 / 120
4. 我不想成为一个没有温度的人 / 123
5. 这就是缘分吧 / 129
6. 原谅我的自私 / 136
7. 不想做个努力的“小三” / 141
8. 其实从来没抓在手里 / 146
9. 错了就改 / 152

第五篇·命运开了个玩笑 / 159

1. “对不起，我爱你” / 160
2. 你不能再来“金尾竹”上班了 / 167
3. 巧合？缘分？ / 172
4. 你究竟是建筑设计师还是厨子 / 175
5. 她是个有夫之妇 / 181
6. 遍体鳞伤 / 185
7. 婆媳都为“同妻” / 190
8. 为什么不一直隐瞒下去 / 194
9. 她是他们“爱情”的牺牲品 / 1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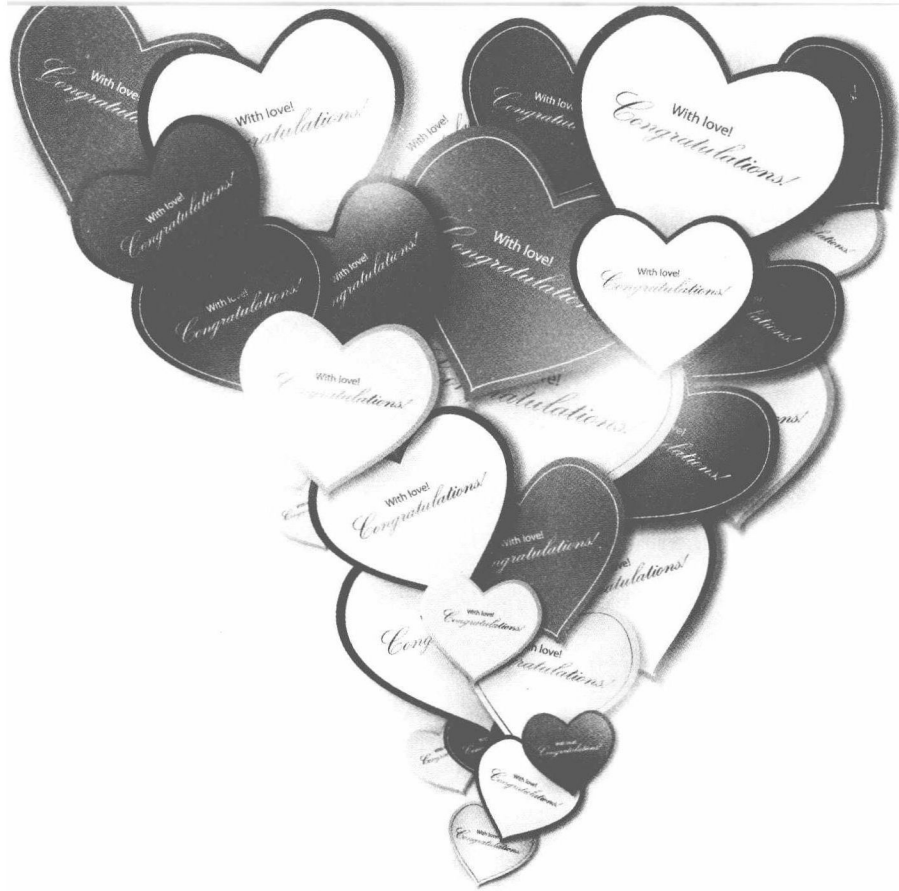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篇·爱情与阴谋 / 201

1. 只有虎虎是他亲生的 / 202
2. 我不会再委屈自己了 / 205
3. 再见的欣喜 / 206
4. 哥，你得快乐 / 209
5. 请你去追一个女人 / 212
6. 他跪在他面前 / 214
7. 别无选择 / 219

第七篇·自私是痛苦的根源 / 223

1. 我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 / 224
2. 起风时，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 / 228
3. 彻底绽放的花儿 / 232
4. 我会让你今后的人生快乐幸福 / 235
5. 该面对的总得面对 / 240
6. 孩子已经没有了 / 243
7. 没有了一点生命的迹象 / 245
8. 他与他，共赴黄泉 / 248
9. 那些花儿 / 250



第一篇

婚姻是对生活的选择

其实，婚姻本来就不是什么崇高得无与伦比的东西，婚姻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。与什么样的人结合，就选择对方业已形成生活方式，想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塑造一个理想的婚姻，是没有意义也是不可能的，最终只有失望。



1. 林小曼想出轨

林小曼想出轨，这个念头在又一次没能把丈夫秦风诱引上床后，便更加强烈了。

黑暗中，林小曼仰面躺着，赤裸的雪白的身体成为室内唯一的光亮。那是非常美好的诱人的成熟女人的胴体，丰腴的上半身，修长的腿，甚至绷起的脚踝，都呈现出流畅细滑的美感。别说男人就是女人见了，也会情不自禁地啧啧赞叹。世间尤物大抵如此吧。

林小曼坐起来躺下，躺下又坐起来。眨眼间，床上的物件全被她扔到地上。可即使这么大动静，对面房间里秦风的鼾声依旧此起彼伏，如同一首淋漓尽致却缺乏变化的乐曲。此时，那鼾声刺痛了林小曼的心。他越酣然，她越委屈。

赤足跑到卫生间，站在落地的大镜子前。

林小曼爱美，每天她都不知会在镜子前照多少遍，或踮起脚尖提起臀部，或旋转着侧身定格。

她练过芭蕾舞，随便摆个姿势就婀娜妖娆。特别是她丰满的胸部——因为虎虎出生时没奶，便也没亲自哺乳——仍如少女般挺拔圆润，如同两个饱满的水分充足削掉皮的鸭梨，令人馋涎。

可就是这样的她，不管是如此裸露着，还是穿了各种让身体若隐若现的性感内衣，甚至像刚刚——把整个身子塞进秦风的怀里——高大威猛的秦风，

依然抬起头，视线绕过她，专注于电视画面。而电视里播放的是他最不喜欢的韩剧。

而她，便如同一只攀附在墙壁上的壁虎，要不坠落，要不继续孤独地攀附，但不管怎样，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成为了壁虎，那真是一种折磨。林小曼选择了坠落，她把他赶下了她的床，赶出了他们的卧房。

但秦风——秦风的鼾声刺激着林小曼，她必须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否则崩溃是随时的。

林小曼罩上了白色丝质的长袍，飘然进了古董房。

两年前，因为结识了魏一然，她开始喜欢古董。

于是，去年重新装修房子，她便在这栋极具现代气息的别墅里，单独设了一间古董房。

古董房里没有开灯，只有香和烛散发着幽香。几件有些历史的红木家什陪衬下，最显眼的是一架古琴。这古琴严格讲不能算是古董，它是现代工艺下的物件。如今想淘到一架真正年代悠久的古琴是很难的——不是价钱问题，是那样的琴本来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林小曼关上门。房门是做了隔音处理的，效果非常好，为的就是在她孤独寂寞的夜晚，能够在琴乐中发泄一下。让她膨胀的身体在乐曲中渐渐懈怠，无了声息。当然除了发泄，还有遐想。看到琴，抚起琴，仿佛魏一然就悠然地坐在一旁品着茶，跟她谈着琴，谈着曲，谈着跟琴有关的前尘往事。但谈归谈，他的脸上却永远是淡然甚至冷漠。他的讲述中像是没有她的存在，只是为了讲述而讲述，不需要应和甚至不需要聆听。他目光飘渺。

魏一然对林小曼的冷漠，在林小曼近乎疯狂的表白中，也近乎疯狂地表现出来了。

那是三个月前，林小曼再也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，无法承受每时每刻对魏一然的遐想和惶惶然的揣度。她决定豁出去了，独自造访魏一然。

那天，艳阳高照。少雨的夏天，太阳成天高挂在云端俯瞰着世间，好像这个世界非常需要它的照耀和热度。

林小曼下了车，依靠在车边，右手搭在自己的额头上，望一望空旷并显





得有些苍白的天际，定一定自己的心神。嗯，她的确需要让自己的心跳平缓些。

轻扶着木质的楼梯把手，林小曼上了楼。

高跟鞋踩在木质的楼梯上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，林小曼屏住呼吸——好像那样鞋子发出的声音就可以更轻微些，就可以在琴乐声中完全的隐匿，就可以不惊扰抚琴人的雅兴。

楼上没有旁人很清静，只有敞开的窗子，让流泻进来的窗外杨树的光影，给这间沉静而有些阴郁的房间增添了几分生气。

魏一然正在抚琴。一曲《幽兰》林小曼便若置身于空谷幽兰那清雅素洁及静谧悠远的意境中了，愣怔怔地沉醉于人琴相融中。

而魏一然呢？却不然。看到她，他微微皱了下眉。他是个儒雅含蓄的男人，声音永远都是平和的，但那样的平和中，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。他又向她身后望了望，“他们呢？”他问她。

她不回答，缓一缓情绪，假装看新进的家什，假装没有听到他的问话。她每次来不是跟秦风，就是带着保姆张琴，还有儿子虎虎，或者是死拉着她唯一的闺中密友——大忙人周贝贝。她不敢，她不敢一个人踏进这间弥漫着浓郁的古代气息的店堂。那些香，那些木，那些精妙的雕刻，让她心跳加快。

“真的是很魅惑的。”去之前她这样对周贝贝说：“眼睛里泛着兴奋的光彩。”

周贝贝捧着爆米花，一把一把往嘴巴里塞着说：“魅惑的该是那个魏一然吧？”

林小曼点头，脸蛋越发白里透红。周贝贝是她唯一的朋友，唯一可以敞开心扉的人，在周贝贝面前她无须掩饰。

周贝贝大笑指着她说：“瞧瞧，瞧瞧你一副少女的娇羞状，别弄得那么复杂。你没想跟秦风离婚，没想嫁给魏一然，你只是想让你不和谐婚姻生活中多点色彩，只是想让你还年轻的心和健康的身体别太早枯萎。嗯，这样的想法很好，也很容易做到。没有魏一然，还有蔡一然、王一然……只要你想就有可能。你没有错，别为喜欢上了老公的好友而不安。错的是秦风，你给过他机



会，你等待，你忍耐，但是没有用。你已经守了四五年的活寡。现在不是古代，女人和男人一样有需要，有欲望，身体和思想都需要释放。”

林小曼点燃一支烟，喷吐出一个烟圈。她拿烟的姿势非常优雅，仿佛是从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中走出来的摩登女郎，置身现代，比起高级白领周贝贝又多了几分古典气质。

“你以为我是对秦风心有愧疚吗？”

“不是吗？”周贝贝斜睨着她笑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林小曼语气坚决，“对他，我没有什么愧疚，我用尽了办法，就差把自己打扮成秦淮八艳了，但是人家无动于衷。我怕的是，怕的是魏一然的眼睛，那眼睛里没有一点热情。它让我却步，甚至让我觉得自己低贱。”

周贝贝摇摇头不屑地说：“什么呀，不就是一个四十二岁还单身的老男人嘛，他要是对你能坐怀不乱，一定是身体或心理有毛病。你可是当年的兰花小姐冠军呀。什么都别想，去做，去到他的古董店，用你柔情似水的眼睛，望穿他冷若冰霜的心灵。没准当场在他店里的那张明代的古榻上，就成就了一对云雨风行的男女。”

“你在鼓励我？鼓励我出轨？”看着被自己的话语逗得东倒西歪的周贝贝，林小曼仍旧不能舒展面上的表情。她紧张，十分紧张。其实，她已经打算好了，她要去跟魏一然表白，正是因为这样的打算便越发紧张。所以她需要周贝贝的支持甚至是鼓动，她一双晶亮纯净的眸子热切地看着周贝贝。

周贝贝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才明白林小曼的话中有话，绝非是胡言乱语。

“莫非你真打算出轨？”她定睛看着她。

林小曼竟然眼里溢满晶莹，使劲点点头，好像她要做的事情是要赴汤蹈火的，是与生死有关的。林小曼努力让眼泪从眼眶中倒流回去说：“你不是也说我不能让自己枯萎吗？更何况那男人让我着迷。”

周贝贝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自己的下巴，冲着她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见的男人太少了，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男人，他们都会令女人着迷，



只是我们有没有机会遇见。”

林小曼昂起了头说：“可我遇见了魏一然，他让我在这样没有生趣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。面对着他我没有任何肮脏的想法，没有想要放纵自己的身体的想法。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他对我的重要，希望他永远可以让我听到他弹奏的美妙绝伦的曲子，更希望他清楚我是懂得他的人。”

周贝贝微微点点头，又轻轻摇摇头说：“小曼，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尚，你只要做到真实就可以，虚伪的高尚不如肮脏的真实。当然，我这不是说肮脏的真实是好的，只是想说明虚伪的高尚有多恶心。尽管我认为你对魏一然不是爱慕——你是猎奇——因为他根本不像凡尘中的人。但是我还是鼓励你，鼓励你去释放自己的感受。不管他是否接受，你让他知道你的心底里的想法。更不必惧怕他冷漠的眼神，甚至他可能恶毒的话语。我们只做自己想要做的，所谓我爱你，与你无关。你爱他就要让他知道。你爱他，当他知道的时候，他爱不爱你，对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林小曼把脸颊深深地埋在了双膝间。她的脸依然绯红，她怎么能有周贝贝那样的胆量，她需要一份同声同气的感情，需要彼此眉宇间的传递。她慢慢抬起头，手都有些颤抖地说：“我怕被毫不留情地泼了冷水，那样我的尊严就没有了。”

周贝贝拍拍她的手说：“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虽然出轨在当今已经不算什么，好比换了一家健身中心一样，但是它怎么说也是违背道德的，不管有怎样的理由。所以，想做，想出轨，唯一可以让人尊重的一点就是自己的敢作敢当。否则，出轨了就已然跟尊严失之交臂了。又想出轨又谈尊严，无疑等同于既想做婊子还想立牌坊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林小曼有些着急地说：“你误解我了，我并没有想跟魏一然发生肉体上的关系，我也不是因为秦风不能给我做丈夫的温存而去寻找一个男人的胸膛。我承认我是正常的女人，我需要男人的抚慰，但是我深知自己是有夫之妇。所以我仅仅是想让这个男人了解我，关心我，就像我渴望了解关心他一样。”

周贝贝笑了：“小曼，你真是天真得近乎于傻。你说的那其实是心灵的



出轨。你不知道大多数男人更加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心灵出轨吗？心灵出轨了，等于变心了，留下的不过仅仅是躯壳而已。更何况都是饮食男女，凡是正常的，心灵的出轨会在一周之内演变成身心的出轨。不，可能更短，两天？一天？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跟女人做所谓的精神恋人，也没有哪个女人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付于自己心仪的男人。成熟男女一旦彼此喜欢，上床如同一起吃饭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就是那么自然而然，不是谁想控制就能控制的。我相信你的初衷，但是一旦魏一然接受了你的感情，你们的身心合一就是必然。呵呵。”周贝贝又想到了那张明代的古榻，不禁坏坏地笑道：“别把性看得太神秘，那不过是赤身裸体的男女近距离地接触罢了。古今中外，再伟大的人物都会有男欢女爱。关键是要在这种接触中寻求到乐趣。说白了男女交欢是一种情趣，一种愉悦身心的情趣。可高尚可低贱，因乎于造就它的人。”

林小曼被周贝贝的一通话语，说得更加脸红心跳，却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股股热浪席卷。所有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，连她自己都感觉到是那么虚伪做作。但她心底还是有一丝顾虑，她所受的教育和接受的观念仍旧是传统的，即使再焦灼她也不能轻易把身体交付出去，那样她便会成为周贝贝眼中的荡妇。她林小曼怎么能成为一个荡妇？

“那是你压根没有体会过爱情！”周贝贝毫不客气地戳穿林小曼的心思，她一向不认为林小曼与秦风的婚姻中有爱情，最多就是感情，甚至她觉得他们之间连最初的男女碰撞间的激情都没有过。周贝贝笑望窗外娓娓道来：“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把整个身体置身在他的胸怀间的时候，你会散发出最原始的东西，那种充满野性的撩拨心弦的东西。那时候你早就不是你，你是天地赋予的你，纯粹而自然。你愿意被他主宰，愿意为他狂野，愿意在他的指引下笑闹，发泄出一个女人的本能。只有他才可以看到你在欲望释放到了极致时的快乐，同样你也能看到他的极致。而我们通常把那一时刻的女人的表现称之为淫荡，实际上那是天性使然呀，是那么美好而高洁。”

“贝贝，”林小曼充满狐疑，“你为什么有这样深刻的体会？”

周贝贝嫣然一笑说：“因为我体会过。”



2. 撕下遮羞布

周贝贝的言传身教确实给了林小曼无限的力量和勇气，但是当她真的置身于魏一然的古董店时，那力量和勇气便在瞬间殆尽。她只好东瞧瞧，西看看，掩饰着内心的慌乱。

忽然，她那纱质的黑色宽口的袖子被一扇清代的雕花窗扇钩住了。她的身体踉跄了下，赶忙向前欠身。魏一然已经快步过来，按住了窗扇，拔下她的纱袖。林小曼的心咚咚地跳，那般靠近他，她的勇气反倒减少了。

魏一然指指茶桌上的一个纸包说：“尝尝，山东煎饼，朋友刚带回来的。”他这样说着，脸上却是不冷不热的。好像冷了就失礼了，热了又为难自己。的确，对林小曼他永远是这样掌握着火候。

林小曼掰了块煎饼放入口中。玉米面的煎饼有些涩，干干的，得用力嚼才好下咽。她生怕他看到她咀嚼时会不雅，偷偷瞄他才发现他根本没有注视她。

林小曼把煎饼吐到纸巾里，扔进垃圾桶。魏一然的轻视刺激了她。

“我特意来找你的。”她说。女人就是如此，沉默中可以有許多顾虑，但一旦开了口，女人大多能豁得出去。

魏一然转过身不解地看着她。“有事情？”他问。没等她回答，他又恢复了平静说：“有事情跟秦风说：“让他转告我更好一些。”

“别跟我提秦风。”林小曼跨步走到魏一然面前，漂亮的瓜子脸涨得通红，微扬了头，眼中有些不管不顾的冲动。

魏一然微微一笑说：“小曼，你是秦风的妻子，他是我的老同学，最好的朋友，对你我是要尊称嫂夫人的。只是你整整比我们小了十岁，是你一再坚持，我才直接叫你的名字。没有秦风，我们必定是永远不会相识的陌生人。所以，不提他能行吗？”



“不，”林小曼非常固执地摇头，“没有他我们也会相识，因为我们是知音人。”她的目光落到那架唐朝的古琴上。“我只是想跟你做真正的知音人，不仅仅是琴乐上，我只是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”魏一然没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，“别说出来，你是秦风的妻子，我不想你太难堪。”

静了两分钟，充斥着魅惑的古董行，静得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心跳声。魏一然的心跳仍旧平稳，如同《高山流水》的前奏。林小曼的心跳声澎湃激越，好比那乐曲的高潮。但只静了两分钟。

“小曼，你还是快走吧。”魏一然先走到门边不容置疑的口气。“就当从来没有说过刚才的话。当然，以后你还可以来，不过我不欢迎你单独来。”

林小曼僵在原地，魏一然的话好似一把软刀子，把她的热情她的心意，在和风细雨般的吹拂下温柔地肆虐杀戮。

“你怎么还不走呢？”僵持了几分钟，魏一然有些不耐烦了，他皱起了眉头。

“我？”林小曼感到无地自容，她想立刻跑出去，逃离这个让她颜面尽失的地方，可她的双脚却像是被吸铁石牢牢吸附住了动弹不得。

她，不甘心。

还没有哪个男人对她这样不屑。

要知道二十一岁时，还是音乐学院学生的林小曼，便成为这个城市的选美冠军，是第一届的兰花小姐。也正因此，被比她大了十岁年轻有为的企业家秦风看上，追求。转年，刚一毕业便顺利地从她家那套再平常不过的小独单嫁入秦家，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坐落在市区边的居民区。从此，嫁作商人妇。

林小曼是个美人，即使是十年后的现在，除了平添几分女人的风韵，岁月几乎没有在她的身上和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。

这样的美人不顾一切地送上门来，却被彻底地拒绝，林小曼不知道自己该难过，还是该羞愧。刚刚和周贝贝的一通自以为可以让自己超然的对话忘得一干二净。林小曼，又成为娇柔的林小曼，她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眼泪没能博得魏一然怜香惜玉。在男人眼里，有些女人的眼泪如同珍珠，恨不得滴滴接住，在手心里幻化。而有些女人，她们的眼泪便是深秋时节的雨



滴，落下后更加让人冷得直打寒战，别说珍爱了，恨不得立刻停止降落，恨不得躲到屋檐下，总之是唯恐避之不及的。此时，林小曼的眼泪便是那深秋的雨滴。滴滴落下却不能令魏一然怜惜，魏一然瞥她一眼更加厌烦。

男人对女人就是如此，喜欢一个女人，不管她是怎样的，在男人眼里都是可爱的，愿意疼惜的。相反，不喜欢这个女人，即使是美若天仙的林小曼，仍旧无法得到魏一然一个温暖的眼神。

“嫂夫人，”他不再叫她的名字，“请你自重，我没对你怎样，你这样哭哭啼啼的，有必要吗？你还是快走走吧。”魏一然冷着一张脸，而声音更冷。

“为什么？”林小曼冲到他面前，仰着下巴，握着拳头。魏一然的冰山难融反倒让她的任性妄为迸发出来。她圆睁了双目，直勾勾地盯着他问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”

魏一然往后退了退，继续保持了距离，恢复了淡然“因为你是秦风的妻子，老虎的妈妈。”

林小曼泪汪汪的眼睛重现了光彩：“我明白了，因为你不愿意落一个抢夺朋友之妻的名声，对吗？可我没想怎样，真的没想怎样，我只是希望能经常看到你，跟你一起抚琴谈乐，做个心灵上的知己。”

她这样说着，不由得想起周贝贝的话：“你就是想找个寄托，找个彼此知心的人。但那也叫出轨，精神出轨。不过但凡精神出轨了的，最终会导致身体的出轨，男人跟女人最高的境界是水乳交融。”

林小曼定定地望着魏一然，这个四十出头的男人，有着一张非常干净的脸孔，不像秦风，除非有生意上的应酬，否则连胡子都懒得刮。魏一然喜欢穿改良了的中式衣裳，此时，他就穿了件纯白的棉质中式上衣，略微有些稀疏的前额更显宽阔，很光滑的皮肤给人增添了几分清雅。周贝贝说魏一然身上的确有一种近乎仙风道骨的气质，雅是雅了，但放到现代还是有点格格不入。难怪他一直单身，一般的女人他怎么看得上？除非是《东方不败》里的大美人林青霞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她周贝贝这样的时尚女子，也死活不会跟他的，因为太不轻松了。这话是在两年前，林小曼想撮合魏一然和周贝贝时，贝贝的肺腑之言。

可林小曼和周贝贝不同，痴迷古琴的林小曼就喜欢这样的仙风道骨。倘